

八九岁那会,偶尔看叔叔或邻居们下围棋,觉得好玩,渐渐就喜欢上了。我没去过围棋培训班,也没受过哪怕一天的专业棋手指导,纯属野路子,不喜欢打谱,不喜欢复盘,也不爱记定式,完全凭感觉落子,靠中盘厮杀,屠龙或被屠龙时有发生。

我们那个大院有十几户邻居,我比较喜欢与小伙伴徐安民一起玩,他家有一副围棋,我们能时不时一起玩围棋或五子棋练手。

围棋子较多,易丢失,玩得时间长了,丢失的棋子就越多。这样盘面上的白子或黑子就显得不够用了。我们只好去城墙根下挖狗屎泥回家,做成棋子大小的泥团,往地上一扔,就是围棋子的模样。晾干抹上黑墨水或白石灰水,一颗棋子就做成了。

那时很少见围棋书籍,徐安民的二哥不知从哪弄回几本,我俩如获至宝,照样学,这对我的棋力和风格有很大的影响。还依稀记得一本是藤泽秀行的《白布局》,另一本是坂田荣男的《围棋攻必法》。尤其坂田的攻必法,形成我的棋风来。

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,我就基本不摸棋子了。大学及研究生读书期间,精力主要放在书本上,也没想起过那点爱好。直到1985年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始,我的硕士论文也已完成答辩,这才重新关注起围棋。

这是一张百年前的老照片,上面一行文字写着“私立北山中学校第二班毕业摄影”,时间是1922年5月。照片上,一排玻璃格栅门的房子前,一群人在此合影留念,他们分列成三排,前面两排是身穿长袍马褂的教书先生。最后一排,十四位少年,一个个头戴大盖帽,身穿制式服装,胸前佩戴着大红花,青涩而有几分腼腆,他们就是这次毕业的学生。这张照片保存完好,黑与白的隽永,被定格在历史的瞬间。

1913年,旅居京城的宿松县北山松塘庄人段斌,受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影响,毅然放弃京城优渥的生活,积极探索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出路,回到家乡兴办实业,改造落后面貌,先后兴办了矿山、林场、医院和学校。

1914年4月10日,私立北山中学在段觉公祠正式成立,附设高等小学一所,段斌任校长兼董事长,该校是宿松县在废除科举制度后,创办的第一所中学。创办学校得到段斌家人的大力支持,他们把私宅改造成教室,捐出三千担租做为办学基

金,段斌的妻子贺荷珠甚至变卖嫁妆捐资助学。有着段氏家人的无私奉献,学校设施配备齐全,不仅有容纳数百学生学习的教室和宿舍,还有礼堂、操场,以及一万多册古今中外书籍的图书馆。教学标



生活手记

我的业余围棋经历

陈田

也是巧合,我们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在这一年首次举办了运动会,也包括棋牌比赛项目(围棋、象棋、跳棋和桥牌),每人限报两项。我就报了围棋和象棋。

围棋报名后,我极其重视。闭门十天,潜心备战,又买了许多流行棋谱,琢磨磨练起来。

正式比赛前两轮,我轻松拿下,全然没有悬念。第三轮又意外轮空,直接进入决赛。

决赛对手是年长我20岁的郑平老师。他当时是《地理知识》编辑部主任,也是所里过往的历次围棋冠军。

决赛取三局两胜制。郑平老师以三三加小飞守角开局,以下三线为主展开,极重视实利,完全体现出传统而保守的行棋风格。我则先以“中国流”加快速打入分割应对,完全掌控盘面主动权,压着对手打。第二局我更大胆地以三连星开局,强取外势,豪夺中腹,直逼对手中盘投子认输。

这时,在一旁观战的遥感所围棋冠军就坐不住了,他急于邀我切磋一

盘,后来方知他是上年度院里围棋第三名。

至于这次棋赛结果,我则是幸运地拿到了第三名。

这之后,院里北郊五所(地理所、综考会、遗传所、感光所和地球物理所)组织了一场围棋联赛,我在这场联赛中获得第三名,同时也荣幸地代表北郊五所参加了聂卫平访问中国科学院做围棋1对10的指导活动。

中日围棋擂台赛前后举办了11届,极大地掀起了全国的围棋热潮。地理所也组织了围棋俱乐部,所工会还划拨一间活动室供围棋俱乐部使用,我也常在周六下午去那里上下两盘。年轻人的围棋水平提升很快,到1990年代后期,有几个人已超过了我的围棋水平。

1998年后,随着年龄渐长,我对围棋的热情就淡了,胜负心也消磨了许多。偶尔下一盘,也是能让则让,小赢即可,与人颜面,同乐为上。这与我年轻时相比,棋风心态大相径庭了。

年轻那会,喜爱那些棋风特异、杀力凶悍和个性化特征比较分明的

流年碎影

一张百年老照片背后的故事

段佩明



私立北山中学校第二班毕业留影 (段管田 供图)

本、实验仪器、音乐和体育器械,一应俱全。

学校教学理念先进,不仅教授国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生理卫生等自然和社会科学课程外,还积极倡导解放思想,鼓励西学东用,组建了西洋乐器乐队,积极开展体育运动,而且组织郊游踏青等课外活动,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。教学方式采取观察、讲解、演示、提问、谈话和练习等方法。这些方法的应用,往往相互渗透、相互补充。摒弃旧八股文教学,为宿松新式教育开了先河。

段斌注重师资建设,除了聘请本

县颇有声望的沈嵩甫、余养之、吴蕴玉等人教授国文,另外还从天津、南京、安庆、合肥等地高薪聘请理科和英语教师。曾任安徽巡抚的冯煦,也在北山中学教过国文。

据《宿松县志》载,学校创办之初,当地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的熏染,民众思想保守,对学校体制和新式教学陌生,认识不足,报名就读的学生极少,第一届招生仅四十四人,学满五年的毕业生仅九人。后来,随着新式教育深入人心,并且得到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张一麟、省府巡按使韩国钧等人的大力支持,学校师生规模才得以逐渐扩大。段斌办学成绩

棋手,如日本的加藤正夫、坂田荣男、武宫正树、大竹英雄等,国内则喜江铸久这类型的,吴清源和聂卫平是特例。

作为多年的围棋业余爱好者,拥有一副真正意义上的云子,也几乎是一生的梦想了。没料到2006年,我在大陆赴台湾做观光休闲农业考察过程中,以棋会友,竟意外“赢”得了一副珍贵的云子。

我们一行考察入住台湾金瓜石矿区民宿村,酒店大厅放有一副围棋供游客自娱。彼时昆明理工大学陈副校长爱好围棋,也从我同事口里得知我也擅长围棋,竭力邀我下两盘。我一时兴起,就摆开了架势。我第一盘试探性小胜,便知对方棋力平平。第二局就有意暴露破绽,让对方扳回一局。最后一局我以险胜方式赢了他。其实他已知我棋力不在他之下,也明白我给了他面子,当时就主动说送我一副云子。我本以为只是口头说说而已,怎知到了第二年,海峡两岸观光休闲农业研讨会移师昆明理工大学召开,陈副校长不忘承诺,亲自送来一副云子。我很感动,也真正领悟到什么叫以棋交友了。

回忆起陪伴我这一生的“业余围棋爱好者”的名号,我还是很自豪的,很骄傲的。

突出显著,1916年2月3日,受到时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嘉奖,颁发四等嘉禾奖章。1923年5月21日,受到时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嘉奖,颁发二等嘉禾奖章,为宿松教育史,书写了光辉的一页。

旧中国山河板荡,民不聊生。1930年,学校遭到国民党流军韩世杰部队的骚扰,损失惨重。1941年6月10日,遭到日军飞机轰炸,炸死两人,炸毁校舍数十间,学校被迫迁往高岭临时办学。

北山中学不仅教授文化知识,还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,是宿松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地。1919年夏,五四运动爆发,学校在县城召开大会,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,组织学生散发传单、集会演讲和罢课。1925年夏,为声援五卅运动,学校罢课三天。1940年,新四军某部在学校向师生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,师生群情激奋,事后不少学生跟随部队,投身抗战。1942年,北山中学因所谓的“赤化”问题,被省政府省长李品仙勒令停办。

停办后,为了不让师生流失,学校更名为宿松县立初级中学分校,并迁校于凉亭贺氏启六公祠等地辗转办学。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政府对学校进行调整,北山中学与宿松县立初级中学合并,组建宿松中学。从此,北山中学结束了长达三十五年坎坷的发展历史。

“北门多学士,山国育英才。”北山中学创办三十五年间,培养了一大批人才,为抗战胜利后宿松的教育事业复兴奠定了基础,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时期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,对宿松社会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